古今譚槩

譎知部第二十一目錄

下馬常例　　月兒高

譎知部

子猶曰、人心之知、猶日月之光、糞壤也而光及焉、曲穴也而光入焉、知不廢譎、而有善有不善、亦宜耳、小人以之機械、君子以之神明、總是心靈、惟人所設、不得謂知偏屬君子、而譎偏歸小人也、集譎知第二十一

○魏武

魏祖少遊蕩、叔父數言於其父嵩、祖患之、僞敗面口偏、叔父見、云中風、又告嵩、嵩驚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

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耳。自是叔父所告。嵩皆不信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此人信之。被執不懼。遂斬之。

唊野葛。及夢中殺人。皆詐也。獨此舉。三歲小兒恐亦難欺。老瞞所親。夫豈木偶。必是此老有心。預擇一極愚蠢者。謬加親愛。而借之以實其詐耳。知羣之首。黠賊之魁乎。

○體認天理

西堂紀聞、湛甘泉若水、每教人隨處體認天理、居鄉辟凡山川佳勝、田莊膏腴者、假以建書院置學田爲名、必得之爲自殖計、皆資勢於當路之門生、鄉人常曰、此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也。

不是隨處體認天理、還是隨處體認地理。

○朝野僉載兩孝子事

東海孝子郭純喪母、每哭、則羣烏大集、使檢有實、旌表門閭、後訊、乃是每哭即撒餅於地、羣烏爭來食之、其後

數如此、烏鬧哭聲。莫不雜湊、非有靈也。

田單紗計。可惜小用。然徽餅亦資其用、稱孝可矣。

河東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縣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時產子。取猫兒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內。飲慣其乳、遂以爲常耳。

即使非僞、與常何干。

○崔張豪俠

進士崔涯張祜下第後、遊江淮、嗜酒狂吟、以俠相許、崔嘗有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壯士懷中三尺鐵、一朝若

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便半拆不牢更妙）由是俠名播於人口。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曰。此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一仇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囊曰。此其首也。問有酒否。張命酒。客飲嚼甚壯。曰。聞公義氣。薄有所請。可乎。張唯唯。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所深德。君可假十萬緡。（要騙俠不是義士了）立欲酬之。若濟。則平生恩仇畢矣。此後赴湯蹈火。亦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籌其緡索中品之物。罄以畀之。客曰。快哉。死無恨。乃留囊首而去。期以

卻回、及期不至、五鼓絶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感囊首彰露、客旣不來、將遣家人瘞之、開囊、乃豕首也、方悟見欺、遁後豪俠之氣頓衰

按張祜字承吉苦吟時、妻孥喚之不應、以責祜、祜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惜汝輩、後知南海罷、但載羅浮石歸、不治產、雖一事見欺、不愧豪士矣

○乾紅貓

夷堅支隱安北門外西巷有賣熟肉翁孫三者、每出必戒其妻曰、照管貓兒都城並無此種莫使外人閑見、或

被竊絕我命矣我老無子此與我子無異也日日申言不已鄰里數聞其語心竊異之覓一見不得一月忽携索出到門妻急抱回見者皆駭猫乾紅深色尾足毛鬚盡然無不歎羨孫三歸痛箠厥妻已而淒淒達於內侍之耳即遣人啖以厚直孫嚴拒內侍求之甚力反覆數四竟以錢三百千取去孫涕淚復箠其妻竟日嗟悵內侍得猫喜極欲調馴然後進御已而色澤漸淡才及半月全成白猫走訪孫氏既徙居矣蓋用染馬纓紼之法積日為偽前之告戒箠怒悉姦計也

○貸金

耳譚、嘉靖間、一士人候選京邸、有官矣、然久客橐空、欲貸千金、與所故游客談、數日報命曰、其中貴允爾五百、士人猶恨少、客曰、凡貸者例以厚贄先、內相家性苟得其歡、何不可、士人拮据湊貸器幣、約值百金、爲期入謁、及門、堂軒麗巨、蒼頭廬兒、皆曳綺縞、兩壁米袋充棟、皆有御用字、久之、主人出、主人横肥、以兩童子頭抵背而行、享禮微笑、許貸八百、廬兒曰、已晚、須明日、主人曰可、士人既出、喜不自任、客復屬耳、當早至、我俟於此、明日

至寥然空宅堂下兩堆煤土皆袋所傾問主宅者曰昨有內相賃宅半月知是誰何客亦滅迹方知中詐

○一錢騙百金

朔海奇聞胠篋惟京師爲最黠有盗能以一錢騙百金者作貴游衣冠先諸馬市呼賣胡牀者與一錢戒曰吾即乘馬爾以胡牀徙其人許諾乃謂馬主吾欲市駿馬試可乃已馬主謹奉羈靮其人設胡牀而上盗上馬疾馳而去馬主追之盗遲扣官店繫馬於門云吾某太監家人欲買匹若干以馬爲質用則奉價店視其良馬不

之緩、如數畀之、負而去、俄而馬主跡至店、與之爭馬成訟、有司不能決、為平分其馬價云

○乘驢婦

耳譚、有三婦人顧驢騎行、一男子隨之、忽少婦欲下驢擇便地、呼二婦曰、緩行俟我、方其下驢、男子佐之、少婦即與調謔若相悅者、已乘驢、曰、我心痛不能急行、男子既不欲強少婦、追二婦又不可得、乃憩道傍、而不知少婦反走久矣、是日三驢皆失

○京都道人

非宋時、有道人至京都、稱得丹砂之妙、顏如蒻冠、自言三百餘歲、貴賤成爭慕之、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閽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覲、道士作色叱之、坐客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傴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此、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日斥至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即其父也。

○○丹客

客有以丹術行騙局者、假造銀器、盛輿從、復與妓爲素日飲於西湖、鷁首所羅列器皿、望之皆朱提白鏹、一富翁見而心豔之、前揖問曰、公何術而富若此、客曰、丹成特長物耳、富翁遂延客、并其妾至家、出二千金爲母、使煉之、客入鉛藥、煉十餘日、密約一長鬚奔至、詒曰、家罹內艱、亟急往、客大哭、謂主人曰、事出無奈何、煩主君同余婢守爐、余不日來耳、客實竊丹去、又囑妓私與主媾、而不悟也、遂墮計中、與妓綢繆數宵、而客至、啓爐視之、

佯驚曰、敗矣、汝俟余妻、丹已壞矣、主君無以應、復出厚
鏹酬客、客作怏怏狀去、主君猶以得遣爲幸。
嘉靖中、松江一監生、博學有口、而酷信丹術、有丹士先
以小試取信、乃大出其金而盡竊之、生慚憤、甚欲廣遊
以冀一遇、忽一日、值於吳之閶門、丹士不俟啓齒、即邀
飲肆中、殷勤謝過、既而謀曰、吾儕得金、隨手費去、今東
山一大姓、業有成約、俟吾師來舉事、君肯權作吾師、取
償於彼易易耳、生急於得金、許之、乃令剪髮爲頭陀、事
以師禮、大姓接其談鋒、深相欽服、日與款接、而以丹事

委其徒輩、且謂師在無慮也。一旦復竊金去、執其師、欲訟之官、生號泣自明、僅而得釋、及歸、親知見其髮種種、皆訕笑焉

以金易色、尙未全輸、但纏頭過費耳、若送却頭髮、博師父一聲、尤無謂也

○○耳譚二譎僧

有僧異貌、能絕粒、瓢衲之外、絲粟俱無、坐徽商木筏上、旬日不食不饑、商試之、放其筏中流、又旬日亦如此、乃相率禮拜、稱爲活佛、競相供養、曰、無用供養、我某山寺

頭陀以大殿毀欲從檀越乞布施作無量功德因出疏令各占甲乙畢仍期某月日入寺相見及期衆往詢寺絕無此僧殿卽毀亦無乞施者方與僧駭之忽見伽藍貌酷似僧懷中有簿卽前疏衆詫神異喜施千金恐淺語有損功德戒勿相傳後乃知始塑像時因僧異貌遂肖之作此伎倆而不食乃以乾牛肉餌大數珠數十顆暗嚼之皆奸僧所爲

閩鄉一村僧見田家牛肥碩日伺牛在野置鹽巳首俾牛餂之久遂閑習僧一夕至田家泣告曰君牛乃吾父

後。鬼父以夢告我、我欲贖歸、主驅牛出、牛見僧、即餂僧首。主遂以牛與僧、僧歸殺牛、丸其肉、置空竹杖中、又以坐關不食欺人焉、後有孟知縣者、詢僧便蔽、始窮其詐、

吞舍利

廣記、唐洛中、頃年有僧持數粒所謂舍利者、貯於瑠璃器中、晝夜香火檀越之禮、日無虛焉、有貧士子無賴、因詣僧請觀舍利、僧出瓶授與、遽取吞之。僧惶駭無措、復慮外聞之、士子曰、與我錢、當服藥出之耳、贈二百緡、乃服巴豆瀉下、僧歘然濯而收之

〇〇易術

凡幻戲之術、多係僞妄、金陵人有賣藥者、車載大士像、問病將藥、從大士手中過、有留於手不下者、則許人服之、日獲千錢、有少年子從傍觀、欲得其術、俟人散後、邀飲酒家、不付酒錢、飲畢竟出、酒家如不見也、如是三、賣藥人叩其法、曰、此小術耳、君許相易、幸甚、賣藥曰、我無他、大士手是磁石、藥有鐵屑則黏矣、少年曰、我更無他、不過先以錢付酒家、約客到、絕不相問耳、彼此大笑而罷

○○巫

夏山爲巫、自稱靈異、范汝輿藏曰、明日吾握糖餌、令汝詢之、言而中、人益信汝、巫唯唯、及明降神、觀者如堵、范握狗矢問之、巫曰、此糖餌耳、范祥拜曰、眞神明也、即令食之、巫恐事洩、忍穢立盡、

○女巫

京師閭閻多信女巫、有武人陳五者、厭其家崇信之篤、莫能治、一日含靑李於腮、詒家人稱腮痛甚、不食而臥者竟日、其妻憂甚、召女巫治之、巫降謂五所患、是名疔

癡以其素不稔神、耕不與較、家人羅拜懇祈、然後許之
五佯作呻吟甚急、語家人云、必得耕師入視救我可也
巫入按視、五乃從容吐青李視之、捽巫批其頰而叱之
門外。自此家人無信祟者、

以舍利取人、卽有借舍利以取之者、以幻術愚人、卽
有托幻術以愚之者、以神道困人、卽有說神道以困
之者。無妨不疑。無信不惑。信哉。

黃鐵脚

黃鐵厭穿窬之擾也、鄰有酒肆、黃往貰肆、肆客與黃戲曰、

必留若壺他肆易飲、是夕肆主挈壺置臥榻前几上、鋪戶甚固、遂安寢、比曉失壺、視鐍如故、亟從他肆物色、壺果在、買所得、曰、賣某、主詰賣問故、賣用一小竿裹其中。俾通氣。以豬溺囊繫竿端。從竇引竿納囊於壺。乃噓氣脹囊。囊而升之。故得壺也。

○竊磬

鄉一老嫗、向誦經、有古銅磬一、賊以石塊作包、負之至媼門外、人問何物、曰、銅磬將售耳、入門見無人、棄石於地、負磬反向門內曰、欲買磬乎、曰、家自有、賊包磬復負

而出、內外皆不覺、

○僞貌僞躄

閶門有匠鑿金於肆、忽一士人巾服甚偉、敝曳而來、自語曰、暴令以小過毒撻我、我必報之、因袖出一大膏藥、薰於罏炎、若將以治瘡者、俟其鎔化、急糊匠面孔、匠畏熱、援以手、其人已持金奔去、又一家、門集米袋、忽有躄者垂腹甚大、蹩旋其足而來、坐米袋上、眾所共觀、不知何由、匿米一袋於胯下、復蹩旋而去、後失米、始知之、蓋其腹襯塞而成、而躄亦僞也、

〇〇何大復覺盜篇

有覺盜者、一足覺、善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捧貲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貲上之、如是者三矣、覺盜自度曰、櫃上、彼繫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貲重矣、彼出必多取、不如棄去、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覺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主人翁知相與大笑歡喜、不知覺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覺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譁笑、從櫃出大聲曰、盜劫

我。二盜僅許遁去、覺盜顛乃得金貲歸。

○智婦

耳諱、某家娶婦之夕、有賊來穴壁、已入、會其地有大木、賊觸木倒、破頭死、燭之、乃所識鄰人、倉皇間、恐反餌禍、新婦曰、無妨、令空一箱、納賊屍於內、舁至賊家門首、剝啄數下、賊婦開門見箱、謂是夫所盜、即舉至內、數日夫不返、發視、乃是夫屍、莫知誰殺、亦不敢言以瘞之

○諸盜智

胡汲仲在寧海日、偶出行、有羣嫗聚菴誦經、一嫗以失

衣來訴汲仲。命以手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若是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於中。一嫗屢闢觀其掌。遂命縛之。果盜衣者。

以其敬佛。因而惑之。

劉鋼之令泰興也、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寃。命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訊之具伏。

陳述古知蒲城縣、有失物莫知爲盜。乃詒曰、其廟有鐘

能辨盜爲盜者獲之則有賞陰使人以墨塗面作盜令囚入帷摸之惟一囚無墨執之果盜

○海剛峰

有御史忿某縣令縣令嘗使僕見侍御史御史罵之遂竊其符喩猶走明晨起視篆篆匣已空心疑縣令所爲而不敢發因稱疾不視事海忠肅時爲教諭往候御史御史聞海有吏才密訴之海教御史夜半於廚中發火火光燭天郡屬赴救御史持篆匣授縣君餘官各有所護及火滅縣令上篆匣則符在矣

○黠豎子

西鄰母有好李、苦窺園者、設穽牆下、置糞穢其中、黠豎子呼類竊李、登垣、陷穽間、穢及其衣領、猶仰首於其曹、來來、此有佳李、其一人復墜、方發口、黠豎子遽掩其兩脣、呼來來不已、俄一人又墜、二子相與詬病、黠豎子曰、假令三子者、有一人不墜穽中、其笑我終無已時

小人拖人下渾水、使開口不得、皆用此術

○○日者

趙王李德誠鎮江西、有日者自稱世人貴賤、一見輒分、

王使女妓數人，與其妻滕國君同妝梳服飾，偕立庭中，請辨良賤。客俯躬而進曰：「國君頭上有黃雲。」羣妓不覺皆俯首。日者曰：「此是國君也。」王悅而遣之。

孫興公嫁女

王文度（坦之）弟阿智（處之），惡乃不翅，年長失婚。孫興公（綽）有一女，亦僻錯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欲令阿智娶之。」文度忻然以啓藍田（述）。藍田驚異。既成婚，女之頑嚚，乃過於婚，方知興公之詐。

阿智得婦。孫女得夫。大方便。大功德。何言詐乎。

○匿年

夌景陽與京師豪族孫氏成姻。嫌年齒。自匿五歲。旣交禮。乃知其妻匿十歲。王素作諫官。景陽方館職。坐娶富民女論罷。上知景陽匿年以欺女氏。素因奏孫氏所匿。上大笑

○節日門狀

劉貢父爲館職。節日。同舍遣人以書筒盛門狀。徧散人家。劉知之。乃呼所遣人坐於別室。犒以酒肴。因取書筒

視之、凡輿巳、一面之舊者。盡易以巳門狀。其人旣飲食再三致謝、徧走巷陌、實爲劉投刺。而主人之刺遂巳。

○智勝力

王卞於軍中置宴、一角抵夫甚魁岸、負大力、諸健卒與較、悉不敵、坐間一秀才、自言能勝之、乃以左指畧展魁岸者輒倒、卞以爲神、叩其故、秀才云、此人怕齏。預得之同伴、先入厩、求得少許齏。後見輒倒耳。

○術制繼母

王陽明年十二、繼母待之不慈、父官京師、公度不能免、

以母倚佛，乃夜潛起，列五杻子於室門，母晨興，見而心悸，他日復如之，母愈駭，然猶不悛也，公乃於郊外訪射鳥者，得一異形鳥，生置母衾內，母驚衾，見怪鳥飛去，大懼，召巫嫗問之，公懷金賂嫗，詐言王狀元前室，責母虐其遺嬰，今訴於天，遣陰兵收汝魂魄，衾中之鳥是也，後母大慟，叩頭謝不敢，公亦泣拜良久，巫故作恨恨，乃驟然甦，自是母性驟改，

○制妬婦

藝文類聚，京邑士人婦大妬，嘗以長繩繫夫脚，喚便牽

繩、士竊與巫嫗謀、因婦眠、士以繩繫羊、緣牆走避。婦覺、牽繩而羊至、大驚、召問巫、巫曰、先人怪娘積惡、故郎君變羊、能悔、可祈請、婦因抱羊痛哭、悔誓。巫乃令七日齋、舉家大小、悉詣神前禱祝、士徐徐還、婦見泣曰、多日作羊、不辛苦耶。士曰、猶憶噉草不美、時作腹痛。婦愈悲哀、後略復妒、士即伏地作羊鳴。婦驚起、永謝不敢、

〇制使酒

朱乘爲宜州刺史、好酒凌人、性復威厲、飲後恣意斬決、無復諫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寨帷一呼、懾懼而止、振

易領還倅之職、至府數日、業爲易啓宴、酒未三爵、易乘宿酲、擲觥排席、厮嚷蜂起、業怡聲屏障間、謂左右曰、張公使酒、未可當也、命扶易而出、此後業無復使酒焉、

○教上舍

韓侂冑既逐趙汝愚至死、太學生敖陶孫賦詩於三元樓壁弔之、方縱筆、飲未一二行、壁已舁去矣、敖知必爲韓所廉、急更衣持酒具、下樓、正逢捕者問敖上舍在否、對曰、方酣飲、亟亡命走閩、韓敗、乃登第

○科試郊餞

科試故事、邑侯有郡錢、酒酸甚、衆譁席上、張幼于令勿喧、保爲易之、因索大觥、滿引爲壽、侯不知其異也、旣飲、不覺攢眉、怒懲吏、易以醇

○金還酒債

荆公素喜俞淸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爲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荆公欣然爲具僧資、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問故、淸老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牒金、且送酒家還債、公大笑

肯出錢與買僧牒、何不肯償酒債、淸老似多說一謊、

○下馬常例

宋時有世賞官王氏任浙西一監、初蒞任日、吏民獻錢物幾數百千、仍白曰、下馬常例、王公見之、以爲汚己、便欲作狀幷物申解上司、吏輩祈請再四、乃令取一櫃、以物悉納其中、對衆封緘、寘於廳治、戒曰、有一小犯即發、由是吏民警懼、課息俱備、比終任榮滿、登舟之次、吏白廳櫃、公曰、尋常既有此例、須有文曆、吏齎案至、俾昇櫃於舟、載之而去。

不矯不飾人己兩利、是大有作用人、不止巧宦已也、

〇月兒高

袁凱忤　太祖、詭得風疾、　上每念日、東海走却大鰻魚、何處尋得、遣使拜爲本郡學博、凱瞠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還奏、乃置之、

譜知部終、

偎弄部第二十二目錄

子猶曰古云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然則弄人卽自弄耳雖然不自弄將不爲造化小兒弄耶傀儡場中大家搬演將去得開口處便落便宜謂之弄人可謂之自弄可謂之造化弄我我弄造化俱無不可集

傀弄第二十二

○石動箭

北齊高祖嘗宴近臣爲樂高祖曰我與汝等作謎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髐子箭高祖曰

非也、石動筩云、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動筩對曰、是煎餅、高祖笑曰、動筩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諸人爲我作一謎、我爲汝射之、諸人未作、動筩爲謎、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筩曰、乘大家熱鐺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高祖稱郭璞詩絕佳、石動筩曰、臣詩勝郭一倍、上大不怡、詰之曰、那見勝處、動筩曰、璞游仙詩云、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則曰、青溪二千仞、中有兩道士、不勝一

倍乎上大笑

○捕獺狸

趙后外傳樊嫕語飛燕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鬭鴨水池上苦獺嚙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獺狸獻姥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

○能言鴨

陸龜蒙居震澤有鬬鴨一欄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出舍下挾彈斃其綠頭者龜蒙手一表駭云此鴨善人言持附蘇州上進天子使者斃之奈何內養信其言大恐

遂以囊中金酬之、因徐問其鴨能作何言、龜蒙曰、能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龜蒙還其金、大笑曰、吾戲耳、

○靴直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直幾何、馮舉左足曰、五百、和性偏急、顧吏責曰、吾靴何用一千、馮徐舉其右曰、此亦五百、

○○酒令

賈時彥善謔、赴宴、酒半、主人請令、賈曰、乞諸君射一謎、不中、浮以大白、曰、天不知、地知、爾不知、我知、舉座不解

罰通賈舉一足置案上曰我靴底有腐孔也

甘露寺僧性空善飲一客擲色行舊令云補不足慶有餘初擲不足曰僧飲又擲有餘亦曰僧飲衆客俱不解客曰俟令畢當言之既畢令而僧醉矣執盞言曰酒不敢辭請明其故客曰不足者無髮有餘者多一頭衆大笑

王元美與客讌集王偶渡氣衆客皆匿笑王卽設令要經書中譬字一句王舉能近取譬衆客於譬如北辰譬若掘井等語盡舉之王皆以不如式論罰衆客不服王

曰、我嘗在下、不若公等嘗乃在上

石學士善謔

石中立、字表臣、在中書時、盛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神道碑、進御罷、呈中書、石卒問曰、是誰撰、盛不覺對曰、度撰、滿堂大笑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庭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謂妄言爲杜撰、或云杜默、非也、盛文肅公在杜默之前矣、然俗有杜田杜園杜酒等語、恐是方言、未必有指

盛度體豐肥、一日自殿前趨出、宰相在後、盛初不知、忽見、即欲趨避、行百步、乃得直舍、隱於其中、石學士見其喘甚、問之、盛告其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奴乃以我爲牛、

○鳴鞭爲度

焦芳初還朝、失記朝儀、李西涯曰、以鳴鞭爲度、一鞭走兩步、再鞭又走兩步、三鞭上御道、芳諾之、旋悟曰、公乃戲我、

○偷驢

張玉陽思詠河南人、一日語陳玉壘公曰、官貧幸得兪蒲石道長送一人、盧瑞峰吏部送一馬、公曰、人是兪送、馬是盧送、可謂恰當、蓋河南人有偷驢賊之號、公以謔之、宋學士嘗過洛、士人挽留之信宿、不從、牽去其驢、公怒、作詩曰、蹇驢掣斷紫絲韁、却去城南趁艸場、繞遍洛陽尋不見、西風一陣版腸香、今河南人曰偷驢賊、曰版腸、本此

○弄僧

一僧從雪中來、唐六如戲之曰、聞孟老相期郊外尋梅、

信予僧曰非玉也張也六如日張公多顛倒大須防之時有匿笑者僧悟云却被唐公弄我半日六如日怪道硬拗起來

○鐵牛

陶穀小字鐵牛李濤出典河中嘗寄陶書云每至河源即思靈德陶初不爲意久之方悟蓋河中有張燕公鑄係橋鐵牛故也

○侯白

侯白好俳謔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謔之曰日之夕

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牛僧孺善為文、楊虞卿善談說、京師語曰、太牢口、少牢手、從來楊姓為牛帶累久矣。

○王韋

王韋作詩、為諸老所賞、儲瓘稱之曰、絕似溫李、陸深戲曰、本是王韋、蓋指王摩詰韋蘇州譏之、

○胡思亂量

何臬當京城已陷、虜人入覘帑藏倉庾、時有胡思者、為司農卿、具諸倉米麥數白臬、臨去、臬送至廳事傍、遽言

曰大鄭切勿令亂量應曰諾至客次方悟其戲蓋謗有胡思亂量語也

好箇救蒋牢根

○劉貢父謔

孫華老形貌古奇熙寧中論事不合責出世謂沒與孔夫子孔宗翰宜聖之後氣質肥厚劉貢父目爲孔子家小二郎元祐中二人俱爲侍郎二部爭事於殿門外幄次中劉貢父過而謂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坐中有悟之者大笑

〇米老菴

米元章築室於甘露寺、榜曰米老菴、寺大火、惟菴與李衛公塔獨存、元章詩云、神護衛公塔、天存米老菴、有譏之者、添云、神護李衛公塔、天存米老娘菴、蓋元章母入内爲老娘、以母故命官也、

〇蘭玻

耳譚、青州東門皮工王芬、家漸裕、棄去故業、里人謀爲贈號、芬喜、張樂設宴、一黠少曰、號蘭玻可乎、衆問何義、曰、蘭多芬、故號蘭玻、從名也、芬大喜、重酬少年、諸人俱

不覺其義後徐思蔺玻依然東門王皮也

○愛東坡

陸宅之善諂諛每語人曰吾甚愛東坡時有問之者曰東坡有文有賦有詩有字有東坡巾君所愛何居陸曰吾甚愛一味東坡肉聞者大笑

○曝犢鼻褌

阮咸籍兄子也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法當曬衣北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曝於庭中曰未能免俗聊

復關耳

○對語

關僻推官貌不揚遇南徐客次見一緋衣客偶坐關揖而問之對曰太子洗馬高乘魚良久還詢關關答曰某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鼈朝士駭曰是何官關笑曰且欲與君對語切耳

王丞相珪云馬子山騎山子馬（馬希聲字子山穆王久人駿有山子馬之名）

之人對曰錢衡水盜水衡錢錢其爲衡水令人謝之曰止欲作對爾寔非有盜也

○○李章題壁

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曾姪孫某至此、士人李章好讀、題其傍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章繼至

○○堂候官

張小江覓候門教讀劄付、歸棗里中、冠帶錦繡、謁一富人、富人乃黠者、服梨園具出迎、張駭曰、兄是貴職、答曰、弟是牛丞相堂候官

○鳥官

陳太卿嘗畜小鳥，作籠爲官船樣，上列鹵簿，榜其船曰，鴻臚寺，人問之，笑曰，鴻臚故是鳥官

○戈壽官

下雉地方，有戈壽官者，富而愨，夏月赴親家喜筵，着大紅縐員領以往，主者故與百拜，啜以沸湯，汗流竟踵，及久始曰請更衣，其人不覺失聲曰親家此言，萬代公侯，主者曰，公侯須汗馬，不宜汗親家，若然，請到凉亭再脫衣拭汗，始把杯，豈不萬萬代公侯乎

○古物

李寰建節青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多蓄古物，遇寰生日，特以箱擎一皁襆子遺之，書云，此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戴，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遇恭誕，寰以箱盛一破膩脂襆頭餉恭云，知兄深慕高真，求得洪崖先生初得仙時襆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

以皁襆易得破帽。此番古董交易，折本多矣。

齊公子嗜古器物，龍門子諷之，公子歷出三代秦漢之器，龍門子曰，公子所藏非古也，必若古者，其庖犧氏之物乎。公子齋三月，龍門子乃設几布筵，寘寶櫝其上，藉

以文錄各再拜而與蓉楨覩之，乃宓羲氏之八卦也。

○皛飯毳飯

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簡於任曰：來日請餐皛飯。任往，乃設白飯一盂、白蘿蔔、白鹽各一楪，蓋以三白為皛也。後數日，任亦召郭食毳飯，郭謂必有毛物相戲。及至，並不設食。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蘿蔔也毛，鹽也毛，只此便是毳飯。郭大笑而別。皛音孝，蜀音無曰毛

此條見魏語錄，他書作蘇黃相謔，殊誤。

○馬郁

後唐馬郁、滑稽狎侮、每赴監軍張承業宴、出異方珍果食之必盡、一日承業私戒主膳者、惟以乾蓮子置前、郁知不可啖、異日靴中置鐵鎚出以擊之、承業大笑曰、爲公易饌、勿敗予案、

○張咸光

玉堂閒話、梁龍德間、有貧衣冠張咸光遊丐無度、復有劉月明者、亦然、每遊貴門、卽遭虐戲、方饗時、奪其匕箸、則袖中出而用之、梁駙馬溫積權判開封、咸光忽遍詣豪門告別、問其所詣、曰、往投溫諫議、問有何紹介、答曰

頃年大承記錄此行必厚遇也大諫嘗製碣山滑龍宮上梁文云饅頭似碗胡餅如籮暢殺劉月明主簿喜殺張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顧眄聞者絕倒

○駝峰

尚書呂震與學士解縉一日談及食中美味呂曰駝峰甚美未之嘗也解詒云僕嘗食之誠美矣呂知其詒也他日得死象蹄腱詒解曰昨有駝峰之賜宜共饗之解大嚼去呂謔以詩曰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何曾宰駱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解大笑

○安石榴

李漢碎胡瑪瑙盤。盛送王晢曰。安石榴。晢見之不疑。既食乃覺。

○張端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即殺之。吏白尹。尹問端。答曰。按律諸無故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豬。

○錢文相謔

錢同愛字孔周。其家累代以小兒醫名吳中。所謂錢氏

小兒者是也。一日請文徵仲泛舟石湖。知文性不近妓。故匿妓於舟尾。船既發。乃出之。文一見。倉惶求去。錢命舟人速行。文窘迫無計。錢平生極好潔。有米南宮倪雲林之僻。文真率不甚點檢服飾。其足紈甚臭。至不可向邇。文即脫去襪。以足紈玩弄。遂披拂於錢頭面上。錢不能忍。即令舟人泊船。縱文登岸。

○竹堂寺

唐伯虎祝希哲與文徵仲氣誼甚深。而情尚迥異。兩公每欲戲之。一日偕遊竹堂寺。近寺故多劣妓。唐預使人

持東金示之。囑云。此來若何衣冠者。文君也。其人多狎邪遊。而喜人媚。不善媚人。若輩有能得其歡者。即以此金爲酒資矣。妓信之。伺文至。爭先獻笑。牽衣挽袂。堅不肯釋。文五色無主。見唐靦匿笑。悟曰。兩公謔我耳。明剖其故。一笑而散。

○楊南峰

俗傳三月三爲浴佛日。六月六爲浴貓狗日。有客謁楊南峰循吉。值三月三日。楊以浴辭。客不解。謂其傲也。思以報之。楊乃於六月六日往拜。客亦辭以浴。楊戲題其

壁曰、君昔訪我我洗浴、我今訪君君洗浴、君訪我時三月三、我訪君時六月六。謔浪誤作唐伯虎事

楊南峰嘗觀優而善之、謂優曰、汝曹第努力、當以一金勞汝、恨目前未便耳、因索紙判賞付之、期明日來取、優喜於得賞、畢獻所長、楊極歡而罷、次日羣優持票徼賞、楊笑曰、汝真欲賞乎、我愛汝戲、快活竟日、汝貪我賞、亦快活一夜、我與汝兩准、可也、又有僧額患瘡、楊自詫有秘方、取鳳仙花搗爛、使以帕裹於額上、三日即效、如期開視、染成紅額、僧瀰月不敢見客

先是吳中皇甫氏最貴盛、而治家素寬、楊南峰獻壽圖題詩其上曰、皇老先生、老健精神、烏紗白髮、龜鶴同齡、皇甫公大喜、懸之堂、有識者笑曰、此詈公也、蓋上列皇老烏龜四字。公乃悟

有富翁鄉居、求楊南峰門對一聯、此翁之祖、曾為人僕、楊乃題云、家居綠水青山畔。人在春風和氣中。上列家人二字、見者無不匿笑

有喪家其子不戚、楊南峰為諸生時、特製寬巾往弔、既下拜、巾脫、滾入座下、楊即以首伸入穿之、幕中皆笑、楊

遽出此子遂家不孝纍。

南峰作事刻薄。每每如此。後子孫微甚。其墓爲羣乞兒藪。今呼爲楊家墳者是也。志之。以爲永戒。

〇王夢澤

黃岡王夢澤太史善謔。一日往謁郭桐岡太府。見府前有枷犯。乃其家用之鋸匠也。顧謂郭曰。旣常解鋸矣。而於此猶枷頸耶。郭大笑。遂釋之。又客有患瘡者。王曰。何不付鹽於患處。以磚燒熱。徐徐熨之。自愈。久而不效。以問王。王曰。磚鹽瘡。則絕無可知。此古方也。又客有患赤鼻

者王教以油梳于熾熱搽患處自愈及用之愈赤又以問王王曰吾但知蘇子遊赤壁耳

○曲江春宴

乾符四年新進士曲江春宴甲於常年有溫定者久困場籍坦率自恣尤憤時之浮薄因設奇以侮之至其日紫衣肩輿金翠之飾夏出於衆侍婢皆稱是徘徊柳陰之下俄頃諸公自露棚移樂登鷁首既而謂是豪貴其中姝麗必矣因遣促舟而進莫不注視於此或肆調諷不已羣與方酣定乃於簾間垂足露膝脛極偉而長毳

衆忽覩之皆掩袂亟命迴舟避之或曰此必溫定也

○莊樂

莊樂國初名醫也好詼諧同郡李廣遣家僮持柬詣樂誤稱其名樂詒之曰若家欲借藥磨耳汝當負去但書片紙以復云來人面稱姓名罰馱藥磨兩次廣得書大笑即令負還煙霞小說誤作朱達悟事

○朱達悟

朱達悟善詼諧凡里中宴會無不與者一日諸少年遊石湖背朱往既解纜喜曰搭戶不知也朱忽在舵樓躍出

曰、予在矣、蓋預知背已、賂舟子藏以待也、衆驚笑、延朱即席、且飲且進、朱曰、湖有寶積寺幽潔、主僧善予、盍一登、衆從之、挈榼以往、酒數行、朱佯醉臥僧榻、日西猶未醒、呼而掖之、輒踣首曰、眩莫能起、僧亦固留、衆乃先發、朱從間道疾歸、時已瞑、乃濡其衣履、被髮、挈諸同游者戶、倉皇告曰、不幸舟觸石沈於湖、余偶得漁者援耳、闔者長少驚啼趨往、至孤橋相值、皆無恙、惟相笑而已

○孫輿公

孫公孫輿公同游曲阿後湖、中流風猛、舫欲傾覆、孫公

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挪天譴者、惟孫典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據檻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巡按許挐家

麻城侍御董公石逑其同年進士某、亦作御史、往貴州巡按、未行、一日有他御史過其家、知某素懼內、其室甚悍、戲之曰、朝廷今有特恩、凡雲貴巡按、皆許挐家自隨、悍妻於屛後聽之、信以爲然、逑裝束堅欲同行。御史曰、世無此理、彼戲言耳、妻曰、君子無戲言、老賊欲背家娶

妾為棊耶、某托親黨、再三哀懇、終不聽、某竟以此請告不行。

○○石韃子

吳中有石生者、貌類胡、因呼為石韃子、善謔、多智、嘗因倦步至郵舍、欲少憩、有小樓頗潔、先為僧所據矣、石登樓窺之、僧方掩窗晝寢、從隙中見兩榻相向、一少婦臨窗刺繡、石乃褰僧衣幞、開窗向婦而戲、婦怒告其夫、因與僧鬬、僧茫然莫辯、亟去、而石安處焉。

石生在太學時、每苦司成之虐、夜半於公座糞焉、植小

竹枝為紙旗，而書巳名，司成晨出登座，旗折，舉火觀之，汚穢狼籍矣，見石名，呼欲加責，石流涕稱寃曰，誰中傷者，止由太宗師不相愛故耳，豈有其作此事而自標求責者乎，司成以為有理，竟不之罪

○○翟永齡

翟永齡常州人，初入泮宮，師長日以五更升堂講課，同輩苦之，永齡因伏短墻下，伺其走過，疾取其帽置土地神頭，師遍覓得之，以為怪，大懼，不復蚤行

翟永齡平日不詣學宮，師怒罰作一文，以牛何之命題，

翟操筆立就結云按何之二字兩見於孟子之書一曰先生將何之一曰牛何之然則先生也牛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翟永齡赴試苦無貲乃買棗泊舟市埭呼羣兒與棗一掬教之曰不要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常州至京民謡載道大獲饚助

畢竟天下勢利者多故翟得行其詐然用此等錢殊不罪過

翟母皈心釋氏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諾又

呼不已、母慍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吾呼母三四、母便不悅、彼佛者、日為母所呼千萬聲、其怒當何如、母為少止、

○○袁汝南

吳人袁汝南、諸友人師子喬家、輒竟日狂飲、子喬之妻深厭之、子喬曰、此仙人不可慢也、問何以見為仙乎、曰、凡吾舉動、雖細微無不知者、妻猶未信、子喬乃陰與汝南為約、夫夜聞叩門聲、子喬心知為汝南矣、謬曰、清夜誰耐煩、且圖歡耳、使妻持己之縶、已而叩門愈急、妻問

爲誰、應曰、我袁汝南也、妻曰、彼昨夜未歸、汝南曰、不審旣不在、嫂手中所持何物、子喬謂妻曰我固知仙人不可欺耳、妻自此終不敢慢汝南矣

○薛昭緯

唐薛侍郎昭緯未第時、就肆買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

薛昭緯使梁、梁祖宴會間語及鶴子、輒以爲贈昭緯戒僕曰、令君所賜、眞須愛惜、可將紙裹韝袋中

薛後遭黃巢亂、流離饑困、遇舊識銀工、延之飮饌、甚

豐昵韓以詩謝曰、一樣羶根數十莖、盤中猶更有鮮羶、蚤知文字多辛苦、悔不嘗初學冶銀、羶根羊肉也

○孔緯

孔緯拜官、教坊優伶繼至、各求利市、石野猪先至、公有所賜、謂曰、宅中甚闕、不得厚致、若見諸野猪、幸勿言也。復有一伶、善笛、公喚近階、指笛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諸伶大笑

○好孃子

吾衍子行、嘗作一小印、曰、好孃子、蓋吳中方言、一日親

國夫人作馬圖、傳至子行處、子行為題詩、後倒用此印、觀者咸疑其誤、魏公見之、罵曰、此非誤也、他道婦人會作畫、倒好樁子耳。蔡條雜抄

○畫葡萄

栢子庭和尚攻畫葡萄、又善飲啖、醉飽方落筆、曾有一富室延之、禮待甚腆、其家先已綳絹、食畢、以十指蘸墨亂點絹上而去、主人莊然少頃、索筆揮翰布葉而成、點皆子也、自題其上曰、昨夜園林雨過、葡萄長得能大、東海五百羅漢、一人與他一箇。

○畫梅

陳白沙善畫梅、人持紙求索者、多無潤筆、白沙題其柱云、烏音人又來、或詰其旨、乃曰、不聞烏聲曰、白畫白畫。客爲之絕倒、

○景清假書

景清遊太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固請、約明旦即還、生旦往索、清曰、吾未嘗假書於汝、生忿訟於司成、清即持書往見曰、此清燈窻所業書、即誦終卷、生則不能誦一詞、司成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以子珍秘

太甚。特相戲耶。

○李西涯題畫

大像吳其家藏陳圖南小像。亦名筆也。適求在京名公題咏。邵半江詩先成。求質於李西涯公。公詒曰。尚有一二字未穩。俟予更之。因嘿記其詩。先題吳公畫上。邵見之。撫掌大笑

按邵詩云。盤陀石上淨無塵。嶽色江聲共此真。莫怪吳儂渾不醒。百年俱是夢中人。

○祀真武

賈秋壑會客、庖人進鼈、一客不食、曰、某奉祀真武、鼈似真武案下龜、故不食、盤中復有蔗、又一客曰、不食、秋壑詰其故、客曰、某亦祀真武、蔗不似真武前旗竿乎、滿座大笑

○王戎後身

廬江尹李公有門子、甚荷寵、一日諸僚畢集、共諫之、或云龍陽、或云六郎、霍山尹羅公獨曰、此王戎後身、李驚問故、羅曰、因前生鑽李、今索債耳、

○滕元發

司馬溫公劾奏王廣淵、乞誅之以謝天下、滕元發爲起居注、既歸、王就問畚來司馬君實上殿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滕戲曰、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王中父

王介、字中父、性輕率、每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州、王介甫以詩送之云、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介甫、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

上柱國、死時猶合代閻羅、介甫笑曰、閻羅見缺、請速赴任。

王中父與劉貢父同考試、中父以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爲非、中父不從、固以爲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之家諱也、因相詬罵、貢父坐罷、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舩觸舟、忮心不怨、强弩射市、薄命何逃、時雍子方爲開封推官、戲曰、據罪名、當决臀杖十三、貢父曰、吾已入文字云、切見雍子方身材長大、臀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

自代

○○龍德化

貴郡龍太渠官郡守致仕、其子名德化、以鄉舉選官爲府判臨之任、太渠治觴餞之、屬曰、爾平日好謔、今日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立應曰、堂尊承教了、太渠不覺失笑

○丁謂

丁謂在秘閣日、凝寒近火、嘗以鐵筯於灰爐閒書畫、同舍伺公暫起、燒火筯使熱、公至、仍書、爲筯所烙、曰昨宵

還曉不寐、爲四鄰弦管喧呼所聒、同舍曰、是必嫁娶之家也、公曰、非是、時平歲稔、小人輩共樂其父母祖先耳。

○才寬

才太守寬、高才抗節、嘗謁撫臺、一主事丁憂還家、亦來謁、門適閉、才曰、何不擊木魚自通、主事不可、才乃戲曰、座上木魚敲夜月、主事不答、才曰、可對簷前鐵馬打秋風、主事大怒而去、才曰、如此大氣、不見人亦可、

○呼如周名

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令卿自責、見傷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中官性陰

太監谷大用迎駕承天、所至暴横、官員接見、多遭叱辱、必先問曰、你紗帽那裏來的、一令畧不爲意、大用喝問如前、令曰、我紗帽在十王府前三錢五分白銀買來的、

大用一笑而罷、令出、衆問之、曰、中官性陰、一笑更不能作威矣。衆歎服

○宋太祖鄉鄰

宋太祖慮囚、一囚訴稱臣是官家鄉鄰、太祖疑爲微時比舍、亟問之、乃云住東華門。帝大笑、亦竟釋之

○劉貢父

劉貢父爲試官、出題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可也、時馬默爲臺官、彈奏彼輕薄、不當置在文館、貢父歎曰、旣云馬默、

豈合驢鳴、

○論揚子雲

王介甫與東坡論揚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東坡曰、軾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東坡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衆大笑、

○陸平泉

相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献其面、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徐曰、不要擠壞了陶淵明、

○箕仙

有請箕仙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稚童戲之、於掌心書一卯字、問姑曰、此何字、箕遂判云、似卯原非卯、如卬不是卯、仙家無用處、轉贈與拿宮、見詩話、

○押衙詩

湘江非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遏住湘波、讓而退溢爲洞庭湖、凡闊數百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居陸、惟一條湘川而已、前輩許棠過洞庭詩最爲首出、後無繼者、詩僧齊巳駐錫巴陵、欲吟一詩、竟未得意、有都押衙蔡姓者、戲謂巳公曰、某有詩巳

鬍、諸人不必措詞、巳公堅請口札、押衙朗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以其不成湖也、巳公大笑

○張幼于謎

吳門張幼于使才好奇、日有闖食者、佯作一謎黏門云、射中許入、謎云老不老、小不小、羞不羞、好不好、無有中者、王百谷射云、太公八十遇文王、老不老、甘羅十二爲丞相、小不小、閉了門兒獨自吞、羞不羞、閉了門兒大家喫、好不好、張大笑

○痔字

近諺云葉仲子一日論制字之妙、因及疾病二字、从丙从矢蓋言丙燥矢急、燥急疾病之所自起也、友人故以痔字難之沈伯玉笑曰、因此地時有僧人往來。故從寺。衆方烘堂、一少年不解、向葉問之、葉徐曰、異日汝當自解、衆復烘堂、

○比玉居

有王生行一者、美甚、人多變之、沈伯玉過其家、見齋額顏曰比玉居、伯玉曰、此額殊有意、移比字易出居內之古。分明是屁古二字。玉字亦王一二字也、分合言之、乃

王一屁古四字

○朱古民

朱古民文學善謔、一日在湯生齋中、湯曰、汝素多知術、假如今坐室中、能誘我出戶外立乎、朱曰、戶外風寒、汝必不肯出、倘汝先立戶外、我則以室中受用誘汝、汝必從矣、湯信之便出戶外立、謂朱曰、汝安能誘我入戶哉、朱拍手笑曰、我已誘汝出戶矣

僄乔部 終